紅樓復夢/0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五回　如是園玉梅契合　天香閣桃柳聯芳

下一回▶

話說流水領著珍珠來到後院門口，向銅環上叩了幾下，聽見裡面鸚哥喚人聲。不多一會，有人開出門來，也是一個小道姑，同珍珠兩個定睛細看，不覺驚異道：「哎呀！」珍珠忙問道：「怎麼你在這裡？」那道姑也問道：「怎麼你來這裡？」彼此喜從天降，拉著手十分親熱。真是他鄉遇故知，這是那裡說起。那道姑道：「我去通報，，你快些進來。」轉身飛跑，引著架上鸚哥吱吱喳喳亂叫不已。珍珠喜極。你說這是誰呢？

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榮府裡惜春四姑娘的丫頭入畫。與珍珠是當年舊同事，所以見面時彼此異常驚喜。

珍珠此時無心去看景致，急忙跟著進去。剛到雲房門口，只見一個美貌道姑叫道：「襲人姐姐，你怎麼到得這裡來？」珍珠見是惜春姑娘，一時悲喜交集，趕忙上前拉著手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兩淚交流，相視而泣。惜春攜手讓進雲房，彼此施禮。珍珠同入畫也見過禮。

珍珠向惜春道：「當年別後，境遇變遷，再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逢，先將你別後行蹤說起，再說我今日相逢的緣故。」惜春道：「天已將晚，。一言難盡，咱們把酒對菊，剪燭西窗，慢談離緒。你且將行李安頓妥當再談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我一身之外，並無行

李；今宵要與你共枕同衾，抵足談心了。」惜春道：「梅花紙帳，久矣不夢紅樓。今遇故人，暫解孤別。」命入畫點燭煮酒，以為夜飲。並傳話當家道士李行雲：「新來之客，是我故人，一切飲食起居，俱在雲房支取，無庸另備。」不一會，送進晚齋，入畫料理伺候。珍珠見器具潔淨，素菜亦皆精雅。惜春吩咐將院門關閉，同珍珠兩人開懷暢飲，四面圍著盡是菊花。珍珠道：「入畫妹妹是當年主僕，今日師徒，坐中又無外人，何不令其同飲？」惜春道：「居常原是同食，今有姐來不敢居然就坐。」珍珠道：「罷呀，咱們都是道中人，何必拘以禮節。」惜春吩咐入畫一同飲酒，慢慢談心。先將當日如何私離榮府，如何返江南，遍歷名山，見過這佳山好水，遇著些風波艱險，怎樣到此處作觀主，前後說了一遍。珍珠不勝感歎。真是酒逢知己，三人飲了半夜，並無醉意。

正是秋月滿庭，聽樹上風聲與砌中蟋蟀，斷續相間。入畫道：「曾記得一年秋夜，師父同眾姑娘都在瀟湘館與林姑娘分題詠菊時，寶二爺挽著雙髻，戴一頂晴雯姐做的盤金結線劉海帽，穿著大紅洋縐棉緊身，係著絲縧，下面穿著姐姐繡百花春萬點的那條月色緞袴褲，腳下穿著探姑娘做的大紅結線鞋，手中抱著一個雕花舊瓦蟋蟀盆子，後面跟著秋紋、麝月、小紅、芳官，他們都抱著多少盆子，到瀟湘館鬥蟋蟀。正鬥的熱鬧，不知寶二爺說了一句什麼話，林姑娘就動氣哭起來。眾人正勸不住，忽然鳳二奶奶走進來，一路笑話，林姑娘才轉哭為笑。

咳！這些話如今想起來，倒像是隔了一世。」

珍珠、惜春聽入畫的這番說話，撫今追昔，不覺有今昔之感，瑩瑩欲淚。珍珠指道：「那牆上掛的什麼？」惜春道：

「是我彈的古琴。」珍珠搖頭道：「我說的是這邊牆上。」入畫道：「是老觀主留下的兩口寶劍。」珍珠喜道：「你取下來我賞鑑賞鑒。」入畫去將劍取下，珍珠接在手中，將劍拔出寸許，只見寒光奪目。起身對惜春道：「我舞劍一回，以解胸中鬱結。」惜春笑道：「你幾時學得這家武藝？」珍珠笑道：

「且看舞得好不好，再說緣故。」說罷，取出雙劍，走至庭中，舞將起來。月光相映，竟似飛電流星，寒光射目，師徒兩個大為驚異。珍珠舞夠多時，收了雙劍。惜春問道：「你幾時學這劍術？」珍珠道：「我且飲一大杯再說。」此時胸中稍覺鬆快，將寶劍交與入畫，依舊掛著。

三人洗盞更酌，這才將離府後又復進府之事，及太太回南，自家在金陵投江，命應不死，神人送到此，前後細說一遍。惜春道：「原來是我姐姐，禮當拜見。」趕忙出席相拜。姐妹拜畢，入畫道：「我不知是珍珠姑娘，剛才有罪。」亦從新見禮。惜春歎道：「我離家幾年，誰知璉二哥也出了家，太太已回金陵，姐姐又遭此一番境遇，真令人不禁有滄桑之感。但姐姐現有服在身，何以穿著紅鞋？珍珠聽說，將燭台照著低頭一看，真個穿著紅鞋，比往日弓鞋似覺肥而略大。珍珠笑道：

「我剛才只說了些大概，還有奇怪荒誕之事，未曾細說。我如今兩世一身，面雖是而體已非」。惜春道：「你這些話全然不懂，怎麼個面是體非？」珍珠笑道：「我如今返本還原，依然室女，你們看我脖子上自有分曉。」惜春命入畫掌著手照在珍珠頸上細看，見那脖子中間，周圍一道紅圈有韭菜來寬，上下肉色兩樣，覺著上瘦下肥。惜春驚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珍珠道：「我是借體還魂。惟頭面是我本來面目，週身是個未出閨門千金之體。其中有個緣故，此時亦難以明言，日後自知。倘有人問我一切，祈妹妹將借體還魂之事，代我力說，私心銘感。」

惜春點頭應允。入畫道：「師父同珍姑娘只顧談心，雞已啼了數次，天也快亮。」惜春道：「把酒談心，甚不覺倦，且烹點好菜，慢慢飲到天亮。」入畫趕忙烹茶換酒，洗盞更酌，十分高興。次日，珍珠在觀前所臥之沙內，將畫戟起出，時常演習。

不言珍珠在清涼觀與惜春相依甚樂。且說王夫人姑嫂、姐妹被祝母再三款留，甚為親熱。寶釵、友梅、寶月又被夢玉、海珠姐妹纏住，時刻不離，無異同胞手足。王夫人在兩處親家靈前，俱設祭上供。祝府裡自老太太起，連著各位太太、奶奶輪流接風；又是鞠太太、竺太太、鄭太太彼此請酒；還有祝府的各位至親，如柏家、石家、江家、陸家、周家、顧家、汪家十來處，爭著請酒會親。王夫人們忙的那有點空兒。聽見周瑞們回說：「四姑娘並無下落。」王夫人心中悲苦，暗地下差人在甘露寺唸經超度，終日只見忙個不了。

桂謙夫急著要起身回金陵省墓、赴任。祝母也知憑限無幾，不能挽留，說道：「明日我作主人，將內外各至親請來，敘會一日，給桂老爺們餞行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應該媳婦作東才是，怎麼要老太太花錢。」梅秋琴笑道：「罷呀，咱們不吃，老祖宗的心裡總不舒服。」祝母笑道：「秋琴總氣不過我有兩個錢，時刻打算我的。」秋琴道：「不是氣不過，倒是老祖宗的脾氣，不花掉幾個錢，整夜的睡不著覺。我想著法兒要老祖宗舒服。」

眾位太太們一齊好笑。祝母對桂夫人道：「叫姨娘們開出單子交垂花門，著人去請。」桂夫人答應，自去料理。王夫人姑嫂、姐妹一齊說道：「姪婦後日同桂三妹妹回金陵料理家事，等著大妹妹到家再來。」鞠太太道：「也罷，讓二姐姐家去料理妥當再去接他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我本來要留住著，等大妹妹回來送過殯才叫你家去，因想你離家多年，也要去上墳掃墓，料理家事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我還要到大姐姐家攪擾三兩日才得起身。」梅秋琴對王夫人道：「你女婿給你將房子修造的展新，我聽見說同這兒也差不多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等我慢慢的還他修費。」祝母笑道：「不必還他，將來給珍珠作陪嫁罷。」王夫人不覺眼圈一紅，兩點眼淚含著，勉強答道：「老太太說的很是。」原來珍珠之事，祝府內外皆知，惟瞞住老太太一人。此時王夫人詞色之間，祝母頗有些動疑。

早飯後，金夫人同平兒到承瑛堂石夫人處吃茶閒話；梅秋琴陪李宮裁、蟾珠、巧姑娘到蕉雨山房鞠太太那邊去了；竺太太、王夫人在富春閣說話；夢玉、桂堂、梅春、婉貞同海珠們拉著寶釵、友梅在蔭玉堂談些京中故事；連日祝筠病已痊癒，同桂廉夫、梅香月、鞠冷齋還有江白岳、鄭清漣、柏子圖、石寶光、周文若、陸野漁、張秋紅、顧自田、李少白、趙雲橋、吳友玉、汪小綸這些至親，都在意園飲酒歡樂。兩宅內外俱皆熱鬧。

此時，夢玉們正談的有趣，見介壽堂的賓來姑娘笑嘻嘻走了進來，眾人忙讓坐。賓來道：「家裡的奶奶、姑娘們沒有客人時，賞個坐兒還可使得，寶姑娘在此，我如何敢坐？」寶釵笑道：「蘧伯玉之使聖人尚且讓坐，你是太夫人堂前領袖，與我們這些毋賢人豈可立談。」海珠們不覺吃吃大笑。九如道：

「寶姐姐真是曼倩復生，使人忘倦。」賓來坐下，紫簫道：「賓姑娘笑容滿面，有何得意事？對咱們說說，大家歡喜歡喜，別留著一人獨笑。」賓來道：「並無可笑之事，因見奶奶、爺們說的熱鬧，我也跟著歡喜。」芳芸笑道：「你的來意是件什麼事？」賓來道：「今日竺太太、鞠太太在景福堂給賈太太、桂太太們餞行，老太太叫來問大爺同承瑛堂兩位奶奶、秋大奶奶都過去不過去？」

夢玉聽說給賈太太餞行，不覺神色皆變，望著寶釵瑩瑩欲淚。修雲、婉貞等坐中人都大不樂。秋瑞道：「賓姐姐去對咱們太太說，送到這裡來罷！」芳芸道：「咱們四個人又不飲酒，不便陪坐，另在一邊吃飯，看他們熱鬧。」賓來道：「我去回老太太，就說寶姑奶奶要在蔭玉堂就是了。」修雲笑道：「我瞧著你去說，只怕老太太未必准這情

兒。」秋瑞笑道：「罷呀，你門縫裡瞧人，忒將賓姑娘瞧扁了，說的他這點臉兒就沒有。」

賓來笑道：「這倒也難說，剛才咱們幾個人都得了大不是，老太太大動氣。」夢玉忙問道：「得了個什麼大不是？」賓來道：「不知是誰，在老太太跟前說珍珠四姑娘掉下江去，四處打撈，總沒有影兒。咱們家的太太們都在金山寺設祭。又說大爺哭的昏了過去，前幾天賈太太差人在甘露寺做道場。老太太聽說，又悲又氣，叫咱們這些人大罵一頓，說道：『這樣大事為什麼瞞著不回？這還了得！』每人要打二十，咱們嚇的要死，一箍腦兒跪著，碰了好一會頭，老太太氣才平些兒，請了怡安堂的太太、梅姑太太去發作了幾句，連竺太太、鞠太太都說在裡面。我來的時候還動著氣呢。」掌珠道：「橫豎今日連咱們都得不是，招架著碰釘子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放心，一會兒老太太有氣，我自有法兒叫老太太喜歡。」婉貞道：「老太太最得意寶姑奶奶同友姑娘、月姑娘、巧姑娘、桂姑娘，你們幾個去說話，再不碰釘子。」汝湘道：「友妹妹到那裡去了？半天不見他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去找他。」站起身來往外就走。賓來道：「我也要去回話。老太太正在氣頭上，不要惹他找補一頓。」夢玉道：「咱們同走。」

賓來同夢玉走甬道上，來到垂花門，老管家婆徐大奶奶、趙大奶奶領著家人媳婦們在門邊伺候。夢玉問道：「賈府上的友姑娘可曾出去？」趙大奶奶道：「友姑娘獨自一個出去了好一會，說是到如是園去閒逛。」賓來道：「我在園裡來，倒沒有遇著。」夢玉道：「咱們去找他。」

說著，出了垂花門，走夾道里到花園門口，見該班的游嫂子、章嫂子坐在門邊欄杆上磕瓜子兒，正在那裡說笑。不提防夢玉在背後伸開兩手，將游嫂子一抱，那堂客出其不意，大叫：

「哎呀！」章嫂子也吃了一大驚，急回過頭，見是大爺同著賓來笑嘻嘻的站在背後。章嫂子道：「我的祖宗，你們不怕把人的魂嚇掉了。我還不相干，你這一抱，別將游丫頭的小崽子兒擠出來，這不當玩的。」夢玉放了手，游嫂子站起身來，拉著夢玉的手說道：「小祖宗，你摸摸我的心看，幾乎跳出嗓子眼兒來。」章嫂子笑道：「嗓子眼兒還不礙事，別跳到別的眼兒就有些難招架了。」游嫂子帶著笑趕來打他。夢玉趁這空兒，同賓來一溜煙兒進了園門。賓來道：「我走這後身夾道兒出園去，你在這裡慢慢找友姑娘罷。」夢玉點頭，各人分手。

不言賓來自去回話。且說夢玉在園裡東走西逛，並無友梅的影兒。彎彎曲曲各處找到，連那幽靜處所，也尋了一遍，找的渾身是汗。穿出米山堂，剛欲在石磴上歇歇，聽見友梅叫道：

「玉哥，你在那裡來，走的這樣吃力？」夢玉吃了一驚，四處一看，不知他在那裡，只聽見友梅憨笑不止。夢玉急的滿頭大汗，叫道：「友妹妹，你在那裡？」友梅應道：「我在這兒。」夢玉猛一抬頭，看見友梅坐在一棵老大梅樹上，靠著一枝老乾盤膝坐在樹身。喜得夢玉手舞足蹈，連忙走到樹邊，仰面問道：「妹妹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裡？叫我無處不找，走的氣都喘不過來。」友梅笑道：「我向來最愛梅花，相對忘倦。這幾年與梅花離別，幾欲相思成病，自從那日在此間相遇，如逢故友。這棵老梅又生得古雅卓犖，老氣橫秋，我愛之欲死。方才你們同寶姐姐正談的熱鬧，我又無話可說，因偷空兒與老梅作伴，盤桓半日。將來梅花開時，我未必有緣得聆香范也。」

夢玉正要回話，看見陶姨娘、荊姨娘、李姨娘、朱姨娘領著丫頭們一路說笑走了過來。看見夢玉靠著樹，仰著臉兒說話，他四人抬頭一望，見是賈府的友姑娘。陶姨娘說道：「你們好雅興，坐在這裡談心。」夢玉笑問道：「姨娘們到那裡去？」李姨娘道：「今日竺、鞠兩親家太太請賈太太、桂太太，連咱們攏共攏兒都請。剛才太太吩咐說，寶二奶奶在蔭玉堂吃晚飯，叫咱們都到這邊來熱鬧。」夢玉道：「姨娘們先請去，咱們就來。」四位姨娘笑著一路穿徑渡橋而去。

夢玉依舊坐在梅根石上，與友梅暢談梅花典故。正在津津有味，聽有一群人笑語而來。夢玉回頭望見寶釵在前，後面跟著掌珠、汝湘、紫簫、九如、修雲一齊笑著走到梅樹邊，說道：

「姨娘們來說，你兩個坐在這裡談心，寶姐姐要來看趙師雄遇美人的故事。」夢玉道：「我何敢追跡古人，惟友妹妹可以當此。」九如道：「友妹妹真是雅人深致。咱們再想不到這棵老梅為友姑娘所賞識。」寶釵猛然想起一件心事，不覺失口歎道：「怪事！」夢玉忙問：「寶姐姐你說什麼怪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如今才知道林和靖是個女的。」掌珠們都覺好笑。九如道：「明日將紅香塢的仙鶴分一對到這裡來，梅花開時，請友妹妹還坐在樹上，倒是絕妙的一幅畫圖。」汝湘道：「還少不了你的大筆一題，方成全璧。」紫簫道：「咱們何不也在這老梅下坐一會子呢？站著怪吃力的。」修雲道：「日已平西，甚覺涼風透體，滿空落葉，秋意蕭疏。兼這涼石上，我實在坐不慣。倒不如去天街上賞桂花，聞些香味兒。」夢玉道：「也罷，咱們都去。」

友梅道：「你們去看桂花，我坐在這裡，等梅花開放，才走下樹來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且下來，包在我身上，將來這棵梅樹總是你的。這會兒且不用性急。」夢玉道：「倒很容易，明日叫他們將這棵梅樹移到金陵，種在太太的上房院子裡就是了。我若知道友妹妹愛這棵梅樹，夏天在金陵修房子的時候，早將這樹挪過那兒去了。寶姐姐為什麼不早給我一個信兒？」

掌珠們聽見這番呆話，甚是好笑。寶釵笑道：「我本來早要寫信通知你，趕著種梅樹。只是那時候，我還沒有見著友妹妹呢。」

夢玉聽寶釵的這幾句話，自家也覺得好笑。一面扶友梅下了梅樹，同著他們走秋水堂後身，繞上平台，正是天香馥鬱，氣爽秋高。

夢玉道：「今年這一秋的花月，都叫咱們哭過去了。」紫簫道：「連老太太也不看花賞月，別說是咱們。」夢玉道：

「我有一個愚見，不知你們肯依不肯依？」修雲笑道：「大爺的主意，自然與眾不同，想來眾人是一定遵命的。」夢玉笑道：

「並沒有別的新文法，不過要將晚飯搬到這裡來吃。」汝湘道：「這也沒有使不得。」夢玉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，不知寶姐姐依不依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依得的，再沒有不依。」夢玉道：

「咱們敘個小義，要攏共攏兒同寶姐姐拜個姐妹。」寶釵聽見夢玉要同他拜姐妹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兩行淚珠忍不住直掉下來。眾人看見不解其意，夢玉摸不著寶釵為什麼哭的緣故，睜著兩眼不敢再說。寶釵過來拉著夢玉嗚咽了半日，淚流滿面，點頭應道：「使得。」汝湘道：「寶姐姐好好的，仔嗎哭了起來？」夢玉道：「一定是我說錯了話，寶姐姐動氣呢。」寶釵搖頭道：「你無錯話，我有錯淚，不但淚錯，我一生皆是錯的。」夢玉道：「寶姐姐說一生皆錯，若是咱們只怕還是前世的錯，直錯到於今。」九如笑道：「我不管他錯不錯，既已相逢，只好將錯就錯。」寶釵點頭。掌珠道：「咱們且不要盡著錯了。夢玉既有此舉，寶姐姐又已應允，就著人去請了海大姐姐、秋丫頭、芳大妹妹都到這裡來，就此一拜，你們以為何如？」寶釵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不如連蟾珠妹妹、桂大兄弟、梅大兄弟攏共攏兒拜個把子，大家熱鬧。」夢玉大喜，嚷道：「很是，很是！

」也不等眾人說話，趕著叫人分路去請。一面叫丫頭、媳婦們將香雲閣的桌椅都搬在平台上。掌珠們坐的坐，站的站，十分鬧熱。

只見秋瑞抱著慧哥兒，朱姨娘抱著毓哥兒，兩個奶媽跟著，後面是陶姨娘、荊姨娘、李姨娘、海珠、秋瑞、芳芸都上天街而來。荊姨娘笑道：「聽見你們要會盟於平台，咱們來執牛耳。」寶釵道：「將來必有以書之曰：『秋九月，公與夫人盟於平台。』」海珠們一齊大笑。

正在鬧哄哄的，桂堂、梅春、蟾珠都走了上來。修雲問道：

「巧姑娘呢？」蟾蛛道：「我再三拉他，總不肯來，這會兒同他令堂到介壽堂去了。今日老太太很有些動氣，梅家姑媽同大姑媽都得了不是，我們媽媽嚇的一聲兒也不敢言語，倒是乾媽同王姑媽、薛姨媽、珠大嫂子、璉親家媽再三解勸，這才好些。又吩咐差人到金山寺去做七天水陸功德，超度四姐姐。今日外面也是梅姑夫、顧二姨夫們公東給我父親餞行，還請了多少客，正在綠雲堂熱鬧。聽見說是老太太動氣，大姑夫同著親兒眷兒好些進來，給老太太請安、奉勸。咱們來的時候，大姑夫們才散出去。」寶釵道：「珍珠雖死，當亦相慰於地下矣。」夢玉流淚道：「咱們這些人，倒不如龍王與四姐姐有緣，得以相見。」汝湘道：「龍王見不見，咱們且不用管他，這會兒說這會兒的話。」

陶姨娘道：「你們焚起一爐好香，敘了年齒，對天一拜，別盡著說閒話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海珠命翠翹將氈子鋪好。寶釵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說話。」夢玉道：「姐姐怎麼說我怎麼依。」紫簫道：「橫豎寶姐姐說的話總是有理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也沒有別的話，我有一個知己妹妹是你們會中人，他雖尚未回來，今日此舉，我要將他算上。」芳芸道：「我知道，這人一定是芙蓉。」寶釵點頭。夢玉大樂道：「是極！不可少他。」

海珠道：「我也想著一人，將他帶上。」秋瑞道：「你要帶上誰？」海珠笑道：「你們眾人去猜，試試你們才情如何？「汝湘道：「我猜著是婉姑娘。」婉貞道：「罷呀，我怎麼敢同你們拜姐妹呢？這不是個野事！」海珠道：「你也不要謙，橫豎跑不了你，他猜的不是。」夢玉道：「我猜著了，是巧姐姐。」海珠道：「巧姐姐內中有幾層不便，他比不得修妹妹，同侶佺兄弟是嫡親姑舅姐弟，從小在一堆兒的，因此我不去邀他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倒想了一人，只怕是他。」秋瑞忙笑道：「姐姐且慢說破，咱們各人寫在手裡，看是不是。」隨叫人取了筆來。修雲笑道：「我也想著一個，讓我先寫。」文

來忙將筆送給姑娘。修雲接著，皆轉身在左手心裡寫了一字，將筆遞與文來送給寶釵、秋瑞各寫一字。三個人走在面前一齊放開，不覺大笑。海珠們忙擠在一堆，看他三人手內各寫一」珍」字。

海珠歎道：「三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，一點不錯，令人佩服。珍珠姐姐雖未見面，但已神氣相關，神交已久。今雖仙去，其芳靈必與我眾人默契。故此局中不可不存其名也。」眾人一齊贊道：「很是。」夢玉歎道：「海姐姐真是我之知己，我也有一個心中相好而素昧平生的人，也將他計入此局。」海珠道：

「是誰？」夢玉道：「這人你們都猜不著，要我對你們細說才能知道。」

寶釵對榮貴道：「你叫奶子們抱了兩個哥兒下去，到介壽堂去瞧瞧老太太，逛一會就抱到屋裡去，別亂給他東西吃。姨娘們抱了這好一會，他們也不來瞧瞧。」夢玉道：「毓哥兒恐璉二嫂子想他，叫奶子好生抱去。慧哥兒留在這裡玩，我抱著他吃東西。」寶釵眼圈一紅，說道：「你且說你的知己。」陶姨娘笑道：「慧哥兒是玉大爺的寶貝，一會裡也離不開，寶姑奶奶肯將慧哥兒給玉大爺做了兒子罷。」寶釵聽說將慧哥兒做夢玉的兒子，他從心坎兒酸透了預梁骨，竟淚如泉湧起來。陶姨娘忙笑道：「我說玩話，寶姑奶奶只當真留下慧哥兒，掉起淚來。」寶釵搖頭，一面拭淚。

夢玉瞅著寶釵，也掉三兩行清淚。荊姨娘笑道：「玉大爺是彈琵琶出眼淚，此淚出於何點？」紫簫道：「寶姐姐自然有出淚的緣故，你這哭得無謂。」夢玉歎道：「我自那日同寶姐姐見面以來，我也說不出所以緣故，只覺著我就是寶姐姐，寶姐姐就是我。他悲我也悲，他喜我也喜，我也說不出這個道理來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好的，你當面罵寶姐姐，你們聽見沒有？「夢玉嚷道：「我多咱罵寶姐姐？」秋瑞笑道：「你還要混賴！你自家居然追跡聖人，將寶姐姐比做象。」眾人不覺大笑。夢玉急的臉脹通紅。寶釵正自傷感，聽了秋瑞之言，也不覺破涕為笑。秋瑞笑道：「此刻象喜，你亦該喜了。」修雲們都忍不住大笑。

掌珠笑道：「咱們別打岔，讓玉大爺說他的心上知己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叫秋丫頭鬧的哭不得，笑不得。你們別言語，讓我說與你們聽。還是我夏間到揚州去接松大叔叔，在平山堂聽戲，心中發煩，帶著家人、小子們出去閒逛。」九如忙說道：

「你不用往下說了拉倒，也沒有咱們去同你的朋友拜把子。」眾人都哄然大笑。夢

玉笑道：「我這朋友不是爺們，你只管放心。」就將誤走到林家墳上，怎樣添土、怎樣得拜匣，前後說了一遍。掌珠道：「怨不得那拜匣不叫咱們去瞧。」寶釵點頭歎道：「誰知是你去添土？又得了他的手澤，古今來第一奇事！」隨將林黛玉生前事跡說了一遍。芳芸笑道：「寶姐姐先是象，此刻又是李龜年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們且看看絕代佳人絕命圖，實不負為夢玉的知己。」海珠忙叫蝶板去取了那個拜匣來。寶釵道：「拜匣中一切東西我都不願看見，如叫我見一樣，我要哭一樣，只有他的小照我倒可以看得。」蝶板去了一會，將拜匣取來。夢玉親自開了盒蓋。寶釵坐的遠遠的，讓他們擠在一堆兒去看。人人都極口贊歎。夢玉將小照打開，蟾珠、修雲看了大驚，說道：「這林姑娘好生面善！」蟾珠道：「很像常見面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同他大有一段因果，我雖混猜，倒有些道理。」修雲道：「這樣人若到咱們會中來，真可稱翹楚。」海珠道：「惜春姐姐不知現在何處？將來可能見面？」夢玉道：「聽寶姐姐說起來，這林姑娘是個多情的絕代佳人，也不枉我的這番癡念。只可惜我當初無緣，不能一見，真是古今恨事！

我若再到揚州，必將林姑娘的塋上大為收拾，四圍種他幾百樹梅花，使冰姿香魂常在人間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極好，甚慰故人。但是林姐姐日後同你相聚正長，只恐我不能見他了。」

夢玉正要回答，李姨娘笑道：「你們別盡著說話，天已晚下來，坐在這裡怪涼的，等你們磕個頭兒下去吃飯罷。」修雲道：「真個不早了，一會兒吃著酒，慢慢再談。」秋瑞道：

「咱們將年齒敘一敘，內中就是寶姐姐年紀最長。」寶釵道：

「珍珠今年二十歲，誰還有比他大些的？」海珠道：「寶月同年，小月分，除月姑娘再沒有大過他的人。」秋瑞道：「既如此，珍姐姐第二；月姐姐第三；秋瑞十九歲，第四；芙蓉同秋瑞同年，小月分，做第五；九如、芳芸同十八歲，九如比芳芸大，就做了六、七；海珠、掌珠、汝湘都是十七歲，同年，就排了八、九、十；紫簫、夢玉同年，十六，夢玉小一月，輪了第十一、第十二；遙追林黛玉生年十六，算了第十三；桂堂第十四；修雲、婉貞、蟾珠、友梅俱十五歲，依著月分做了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；梅春十四歲，做了第十九。」彼此敘過年齒，依著次序兩班站立，讓寶釵一人焚香、酹酒，一齊跪拜敬神之後，一箍腦兒團團站著，恭恭敬敬拜了八拜。接著四位姨娘道喜，彼此又拜。寶釵道：「從此以後，貧賤勿棄，患難扶持；雖富貴，毋相忘。」眾人齊聲答應。寶釵又說道：「從今後，須按著排行稱呼，庶有區別。」海珠們都說道：「寶姐姐說的

很是。天氣已晚，風露甚寒，咱們下去罷！」

眾人一齊下來，到秋水堂，見一字兒擺著四桌。寶釵道：

「四位姨娘各坐一桌，咱們挨次而坐。」秋瑞、芳芸、紫簫、夢玉說道：「咱們四個不便同坐。」陶姨娘道：「這裡又無外人，只要換了竹箸，不必飲酒行令就是了。」汝湘道：「也罷，依著姨娘，權且坐下。今日是新姐妹弟兄相聚，並非宴會。」秋瑞們只得依序而坐，彼此談談說說。夢玉道：「還忘了咱們的慧哥兒，叫人去端了高椅兒來，與我同坐。」金鳳連忙吩咐打雜的老媽兒，趕著抱來，放在夢玉旁邊，將慧哥兒抱了坐上。

眾人正逗著慧兒玩笑，只見吳家的手中拿著一封書子進來，遞與夢玉道：「垂花門叫送給大爺，說是什麼廣東柳大爺寄來的。」夢玉、寶釵大喜，連忙拆開書來一看，不禁悲歎，不知書中說些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